

来看我，聊起了她中专毕业两年了还找不到工作，只能帮父母打理小生意，很苦恼。我和她先聊了一些学好专业知识的话题，然后讲真相、劝三退。最后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嘴里说好，脸上却流露出一丝浅笑。

我说怎么了？她说不好用，上次你就告诉念了，平时也有人往店铺送小册子也告诉念。我念了不好用。我说你想怎么好用呢？是不是说念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她很坦诚的说是。原来如此！我知道她的误区在哪里了，也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

这正如明慧编辑部《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中说的：“很多遇到过真相的人还未明白真相、接受真相，还有待救度，因此越是后期，继续走好大道无形的路，修好自己，更有针对性的、细致的、理智的讲真相救人，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说，就尤为重要。”

于是泡上两杯咖啡我们对面而坐，我耐心的给她讲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结合自己学大法后身心的受益，在工作中怎样按照师父讲得“真善忍”的标准来处理事务。比如我们

的相识不就是在妈妈很生气的情况下，你和她一起来找我评理的吗？如今我们却成了朋友。让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消灾解难，逢凶化吉，同化了这个普世的价值。现在学校不注重学生德的教育，已经被社会这个大环境污染了。如果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又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还怕找不到好工作吗？这次她诚恳的深深的点了点头。

通过这件事，我找出了自己的问题，讲真相时总是带着一种对邪党仇恨的心理和急切的心理，只管讲真相却不一定讲清了真相，有的人不好意思拒绝而随口附和着答应。其实是没有讲清真相。

今后要耐心细致的、根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讲清真相。

## 弟子交流

### 【修炼体悟】

**只有放下自我扩大容量 才能形成强大的整体**

大法弟子

川（化名）是个老弟子，多年前我们曾经常在一起交流，感觉他修的很不错。这次偶然碰到他时，我问：“你现在干什么呢？”他说：“领一帮人干工程活，都是同修。”“哎呀，同修在一起工作一定很好干哪，都是大法弟子，配合起来也容易。各方面一定是一流的。”他说：“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同修在一起，互相总是看对方的缺点，常常是矛盾不断。”

接着，他谈了他所领导的工程队同修的配合情况。起初，同修们根据自己的特长组成这个工程队时，大家很有热情，都是同修，干活出力不打怵，挣钱多少无所谓，还能在包活时互相配合讲真相。可是，当同修真正聚到一起干活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川是工长，操心出力比别人多，每揽一批活，拿工资自然就应该比别人多一点。可是，这时有人就不平了：“常人当头的可以多拿，

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我们的活也不少干，都是抡铲子的大工，凭啥他比我们多拿？”开始，川也不计较，心想，同修既然有意见，平均就平均吧。可是后来他发现，同修之间总是习惯性的互相盯着对方的缺点，你多干了，他少干了，你多拿了，他少拿了……都是修炼人，为什么你比我如何如何？心理不服气那个因素很重。很多活都是靠每个人主动去干的，可是，有的人干了，有的人没干，干的人心理就不平衡：都是同修，为什么我多干而工资不多拿？为什么他少干工资不少拿？有时，大工和小工之间也常发生矛盾：“我们小工一天才60元，你们大工一天100元，凭什么你们的活让我们干？”有时，他们正干着活，又临时包了一项很挣钱的活。可是，往往在这时候是最能触动人心的：让谁去干呢？谁去干谁多挣钱。去不上的人有的心里就不平。有时一批活下来，按分配原则，大工还没有小工挣的多，有人心里就有怨言了，甚至认为川偏心，心性有问题。

川感觉很累，他说：“有一阶段我心理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有点承受不住的感觉，为什么同修和常人在一

起时表现的非常好，而同修和同修在一起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同修给常人洪法呀，讲真相啊，个个表现都不错，而到一起干活时，就配合不到一起去呢？甚至还不如常人呢？”我们在交流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也是一种常人观念），那就是：把同修完美化，因为你是修炼人，然后用完美的标准去要求对方。“都是修炼的人，凭什么你对我这样？凭什么你来管我？不管你是不是领导，在修炼上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说。”出现了谁也不服谁的现象。有一次，一个技术稍差点的大同修当大工，川把他的工资定的和其他大工一样多。干活时，川安排他在中间，让两边大工随时帮他一把。可是，这时矛盾来了，两边的大工同修说：“都是一样的出力，他的工资不比我们少拿，凭什么让我们天天照顾他？”向内找，川发现自己有一颗爱面子的心，没有把握好对方技能与工资的关系，影响了其他人的积极性。于是，他让这名同修去当小工。交流时，这名同修说：“当小工我没意见，可是大工的活我一点不干，因为我没挣那份钱。”“你这不是常人么？”“你们眼

睛总盯着我，说我活不硬人，你们就不是常人么？”别看同修天天学法炼功，每个人对法理都能谈的条条是道，可是，在那种环境中，人心的碰撞是很激烈的。同样一个问题，放在常人身上可以，而发生在同修身上就不行。

“你是明法理的修炼的人哪？你为什么这样？”互相之间眼睛都是向外看，没有把它做为一个修炼的环境在提高自己。

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在这只有几个人的同修天地里，谁能坦荡的放下一切人心，谁就了不起。有几次，当川感到很难有点挺不住时，有的常人就说：“你们这些人哪，我看就川像个炼法轮功的人，就他修出来了……”川知道，这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鼓励他。

有时我想，修到今天，同修应该在放下自我，圆容整体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成熟了，可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身上还那么明显呢？那天，一个同修跟我说：“有几个同修合伙开了一个饭店，之初，大伙还能配合到一起去。可是时间一长，矛盾不断的来了，而且越来越尖锐，谁也不服谁了，谁都想说了算。包括买菜打折等一些具体事上，谁都想掺合掺合。这

我从法上分析，从生活上关心，在难中搀扶我，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对婆婆是情而不是善，我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坚决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帮助婆婆从难中走出来。

于是，我不再刻意的去“说教”了，而是抽出时间和婆婆一起学法，每周两次，背《洪吟》，共同切磋，回忆我们共同精進时的情景，找“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的好文章读，找到婆婆的闪光点和在法上的提高鼓励她（不是常人中的说好听的话）。看到问题了，我真诚的、不惜耽误时间的推心置腹的指出来，没有了顾虑心和保护自己的心（以前存在怕她生气的心）引导婆婆说出自己的心结和苦衷，再针对她的问题共同从法理上分析，然后再学法，再交流。我和婆婆是平等的，是纯粹的同修之间的心态，我不象以前那样执著结果了。

几个月过去了，婆婆的状态在悄悄改变着。首先从身体上越来越好，已不吃药了。从言行中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事知道向内找了。从点点滴滴中修自己：在家中和公公说一不二的状态改变了，和谐了；学法时电话一律不接，雷打不动的坚

持学法，增加了学法的时间；在同修有难时想到到同修家去学法，不能让同修掉队；每天想到的是给谁送光盘、给谁讲真相；集体正念营救同修时义不容辞的近距离的发正念等等，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不断的突破着自己，正因为师父的力量，法的力量，执著“病”的心越来越淡了，我真的高兴。

我明白了，师父几乎在每一次讲法中都提到的学法，只有法能改变一切。溶入法中你才是法的粒子，你才是运转的，你才是健康的，你才是安全的，你才能更好的发挥法的粒子的作用，你的能量才能改变一切，包括你的众生。

这就是我和婆婆修炼的点滴，感谢婆婆在修炼中对我的帮助，能成为婆媳同修，我珍惜和婆婆的缘分，在修炼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相信我们会一直互相叮嘱、互相提醒，在迷茫时告诉彼此回家的路，共同提高，共同精進，更多的救度众生，圆满随师同回家园。

## 【救度众生】

### 讲真相要讲清真相

清静心

昨天一个客户的女儿

九九年七二零之后，由于情的干扰和怕心，婆婆在几次过关中都没有堂堂正正的过去，所以近两年遭邪恶的干扰，出现了病业状态，还吃了药。因好面子的心，婆婆在我面前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我侧面知道后很着急。我知道在婆婆心中修炼的心是不会变的，只是自身的观念和执著难以突破。有时听到她无奈的说：能修到哪算哪吧！我的心中真难受。就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呀？我听了真伤心！”这段法中师父的心情。

因为情放不下，邪恶专门加强这个东西干扰，婆婆就陷在这个状态中。婆婆平时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可是在修炼上一会公公干涉，一会女儿阻拦，自己的书让妹妹帮忙放起来，想看妹妹不同意还看不了，某些方面完全没有了自我。一有风吹草动，家人变着法的魔她，干扰她，表面上是关心她，实际上都在往下拽她。本来我俩交流的很好了，一见到她们就又妥协了。因为跳不出情的因素，又不好意思伤亲人的心，就这样被干扰，病业状态一直持续。

看到婆婆的状态着急，我也经常带着情的执著去和她交流，让她快点提高。有时说急了婆婆还维护自己、掩盖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甚至还反过来挖苦我几句。我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改变她，心中真的苦恼。有一个阶段，婆婆躲着我，不愿意和我说心里话。我也生出了人念：为你好，费了这么多心思和时间，你还不理解。我和婆婆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屏障。有一个阶段我不再管她。

婆婆是我最亲近的同修，她的状态我了解的最多，出现在我身边。我能袖手旁观吗？我不断的反思自己：是什么原因在障碍？我找到了：也是这个“情”字。因为她是我的婆婆，我就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的全强加给她，潜意识中始终有挑剔她、指责她的因素，虽然刻意不表现，可是在另外空间它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还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埋怨心理，却没有站在婆婆在难中的角度去体谅她，理解她，只是一味的要求她，想想这些肮脏的东西隔在我们之间，我的话说的再好听，也没有善和慈悲的力量，更谈不上打动她的心了。想想自己过关过难时，婆婆帮助

种心性上的漏洞所形成的间隔，被邪恶钻了空子。结果，警察一次次去查他们，最后，饭店被迫无奈转兑给一个常人。”那天，一个同修领着另一个同修路过那家饭店时，说：“你看，这就是同修当初开的饭店，原来可火了。”一些常人都说：这家饭店是法轮功开的，饭菜可实惠了，现在这帮人也不知道哪去了。换了老板，饭菜也不实惠了。”同修听了这些话心理酸酸的，“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大家不能够齐心协力的干下去呢？都说放下自我，而实质上都在坚持自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要求呢？什么时候正法才能结束呢？”

说这些话好象是对同修的指责，其实我做的也不好。前阵子，本地一个同修让我参入一个大法项目，当时就被我顶了回去：“你凭什么让我做这事？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当时同修说：“那你能干什么呢？”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什么也干不了。”同修说：“那你就帮助发正念吧。”我说：“你说发正念我就发？师父还没强迫我呢！”事后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大的魔性呢？是因为很久以来

我对该同修就有看法，认为他说话做事不像个修炼人，让他来指导我很不够“资格”。一连串人心都反应出来了。事后，我给师父敬上一柱香，在心理默默的说：“师父，弟子错了，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每当和同修交流时，最让我佩服的是同修在遇到问题时，能放下自我，不与别人争辩，不强调自己，不看别人缺点，默默圆容对方的一些事情。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伟大的生命，在我们即将要离开人间的正法最后时刻，要把自己为私的因素彻底修干净，要让新宇宙的众生佩服，让师尊欣慰。

## 整体正念正行 同修起死回生

归真（辽宁）

刘姨是九九年之前得法的老同修，今年六十四岁，家住农村。一个月前的一天早晨，她忽然呕吐、昏迷，被家人送到百里外的市区医院，经拍片诊断为脑干出血，出血面积有核桃那么大，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院方医学专家说脑干部位出了这么多血，即使能活过来也是个植物人。同修未修炼的家人将寿衣都准备了。

医院所在地刘姨的亲戚19（同修）通知了当地的协调

人，协调人马上通知了几个同修前去医院的抢救室帮助同修发正念。刘姨未修炼的家人明白大法真相，感谢同修们的前来并说你们在这，这个场好。同修们去了后，刘姨的脸色很快由灰白转为正常颜色，但是一直昏睡不醒。而她的家人一直赞同为她带着耳机听 MP3 中播放的师父讲法。刘姨家当地的同修听说后，也陆续结伴前来为她发正念，两地同修整体配合，一同交流。因为得知刘姨脑中有一血块，同修切磋发正念时不但要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同修身体的邪恶，而且还要加上一念，运用神通将脑中血块从另外空间移走后清除，让同修快点醒过来。或许是大法弟子在这次帮助同修过魔难关中做到了整体配合、正念正行，所以大法的奇迹再次展现。不过十天，刘姨醒来；又过十天，能够说话了。刘姨是个很坚定的大法弟子，她的家人说，如果她来医院前是清醒的，她是决不会同意上医院的。果然，当刘姨醒过来，明白了自己躺在医院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当刘姨醒来时，抢救室外的医生、护士都在议论说出奇迹了。而出院前再次拍片时，发现脑中的血块全部消失。

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医学上无法解释，同修说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经历了这起死回生的二十多天后，同修的家人办理了出院。

我是市区这边在第一天就赶到医院的同修之一，记下此事除了见证师父和大法的伟大威德，还想就此事说说个人的一点感想。我想这个奇迹的产生是有着多方面的因素的，首先是同修的整体配合；再有就是发正念时，针对同修身体的具体情况想到了运用神通调整，这是一个修炼人在走向成熟；还有就是魔难中的同修以前对家人的讲真相方面做的很好，试想如果家人不明真相反对大家来医院，那效果会怎样呢？还有就是魔难中的同修本人很有正念，所以醒来后马上要求出院。所以我想此事或许可作为一个借鉴，当有同修身处魔难中时，作为身边的同修如果能够整体配合，效果会大不相同。还有我想对于那些被邪恶注射了毒针，神智不清的同修，作为身边的同修可以共同运用神通将其体内的毒针药液、毒素全部转移到迫害者身上，大家坚定正念，就一定能做成！

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的那么重？值得深思啊。”如果我们在乎常人、看重迫害，用人的思维去“想不通”，这不正是给旧势力的迫害提供了所谓的借口了吗？其实，师父关于病业迫害方面的法已经讲的很多了，告诉过我们“学员出现病业严重，它无非是为了两个目地。”（《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叮嘱过我们“要以法为师，你不能看哪个人修的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在此时能够想起师父的法，并做到以法为师，还会出现“想不通”的事吗？

修炼中的人就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暴露出来把它修掉就行了，并不可怕。关键是这“想不通”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如果因此而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根本，就是大问题。我觉的每个人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向内挖挖自己那颗隐藏很深的心，别的心都可以修，可是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摇！其实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关难，或者是旧势力的所谓什么借口考验，不都是在针对着信师

信法这个根本吗？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能够站在法的基点上，跳出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什么关难都能过的去，还有什么能够动摇得了我们的心呢？

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 【修炼点滴】

### 我和婆婆的修炼故事

晓洁

婆婆得法较早，那时每到婆婆家，我都好奇的找《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看，还有几篇“经文”的小册子，现在想想，就是一个缘在牵着。因为在这儿之前，我对气功和修佛几乎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因为在婆婆家总见到这本书，所以九六年在单位的学炼“法轮功”的健身活动中，我欣然参加了。看了九天的录像，每天学功晨炼，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时，婆婆见我炼功身体也好了，很高兴。给我买了冬天晨炼的棉衣和手套。我们互相鼓励、互相交流，一起参加洪法和交流活动。我觉得婆婆比我精进，我总是向婆婆学习，比学比修，那段时光真是美好。

同修们认为她修的比较坚定和精進，因而在同修中造成的影响和震动也比较大，有的同修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修的那么好那么坚定都被迫害死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啊！从有的同修的言谈话语中我也看到了信师信法这个根本问题。

其实世上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修炼更是如此。在长达十年多的邪恶迫害中，在劳教所、监狱等黑窝中被迫害死的，在病魔的迫害中离世的和在其它突发事件中离世的大法弟子不少，其中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有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用肉眼能够看的见的表象，也有另外空间我们看不见的因素存在。我们怎么去看看待这些事情，是用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去对待，还是站在法上看待，就成为了关键。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唐僧到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些难是从哪里来的？是如来佛和观音菩萨给设的，走过去就修成正果，否则就算半途而废。可唐僧就凭着为解脱众生之苦而求取真经的这正信的一念走过来了，过程中成就了佛的果位。

我个人所悟：我们是大法弟子，在学习师父的法中，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将来要到哪里去。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大法来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不是用常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去看问题。

同修被迫害提前离世了，肯定有同修自身的原因存在，也可能他与旧势力有过什么签约或瓜葛，也可能有其它的因素，个中原因有他自己（包括我们）看不到、认识不清或否定不了的。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是不承认的，也让我们全盘否定、不予承认。我们是宇宙中主佛的弟子，是有师父管着的。修炼过程中能够按照师尊安排的路走到最后，就是大圆满。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没有走向反面，还在法中修炼，即使因某种原因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仍然会圆满。因为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又是在师父正法中被迫害死的，慈悲的师父会给他最好的一切。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这个好的方向去想呢？不能站在法上去看问题，而去在乎什么旧势力的所谓安排呢？

师尊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不是告诉过我们：“为什么把被邪党

## 佛桌开花的启示

郭正

年后的一个阶段，发现自己对一些不太精進的同修或自己看不上眼的同修表现出一种冷漠状态。尤其对那些放弃了修炼的和那些在迫害中走向邪悟的昔日同修，更是冷眼相看，不愿理睬，更谈不上去帮助他（她）们了。这真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修来修去，修了这么多年，自己的慈悲心修到哪去了？

不久前整理旧物，无意中翻出了几年前写的一篇《佛桌开花的启示》的初稿，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在寺庙里修持了18年，又极受方丈、住持等宠爱的小沙弥，突然在一天夜里动了凡心，偷偷跑下山去，来到那红尘迷眼的花街柳巷去放浪形骸。开始时还真有如鱼入水的舒畅感，没有了寺院里各种清规戒律的约束，没有了日复一日的诵经念佛。获得了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可以为所欲为的做自己想做的这一切。

可是当八、九个花开花落的春秋过去之后，又有一日，小沙弥又突然醒悟，万分悔恨自己当年下山返俗的一时错念，当即跑回山去，向方丈、住持忏悔，并恳

求方丈、住持饶恕他的罪过，能收留他在寺院中从新修持。可是，当他在地上跪了两个多时辰以后，却听到那位方丈冷冷的对他说：“你已罪业深重，必堕阿鼻地狱；要想佛祖宽恕，除非----”方丈信手指向那供在佛像面前的佛桌说：“除非这佛桌也会开花！”小沙弥见此，只好失望的离去了。

次日一早，当那位方丈踏进佛堂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佛像前的佛桌上开满了大簇大簇的各式各样的花朵，五颜六色，芳香扑鼻；绚丽多姿，美不胜收。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佛堂里没有一丝儿风，可那些花朵却在那里频频摇摆晃动，似乎在焦急的召唤什么。

方丈大吃一惊，知道自己错了，感到羞愧难当。佛祖能宽恕那小沙弥，自己却把他推了出去。连忙派人下山去寻找那位浪子，可是茫茫人海，无影无踪，哪里找的着啊。而佛桌上的那些花朵只开放了短短的一天就消失不见了。

是夜，方丈圆寂，万分后悔，临终遗言：“这世上，没有什么歧途不可以回头，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一个真心向善的念头，是最罕有的奇迹，好像佛桌上开

出的花朵。而让花朵败落、奇迹陨灭的不是曾犯下的错误，而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谅、不肯相信的心。”

故事中的方丈，虽然书上说他“圆寂”了。但他的圆寂是否能在他的修持的那一法门中达到真正的圆满，我看是要大打折扣的。佛桌的开花不正是对他那颗冷漠的、不肯原谅别人的心的善意的展示吗？

神佛的慈悲是洪大的。对任何人、任何一个生命，只要他还有一丝修炼向善的心，神佛都不会放弃他的。今天，我们伟大的师尊承受了众生和弟子们无量的痛苦，都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在这方面应该做的呢？我们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要救度的生命无量无计，如果我们带着一颗对生命冷漠的心，不能包容别人，不能宽容和原谅别人，我们就无法救度更多的世人和众生，就担负不起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的神圣历史使命。尤其到了正法的后期，救度众生需要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人手来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真得重视起来做。对那些一时糊涂，在邪党的迫害中走向邪悟的和因为怕心而放弃了大法修

炼的昔日同修，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歧视和抱怨，要热心的去帮助他们，用一颗能融化钢铁的心去拉回我们的同修，拉他们从新走回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路上来。

当我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师父很快就将一个七.二零之后放弃了修炼的四世同堂的十口之家推到了我面前，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的洪大慈悲和巧妙安排。这四世同堂一家的孙女香香在城里开了一家鞋店，隔壁是一位开服装店的外地来同修。外地同修很想找到这当地的同修，可是又不敢贸然打听。结果有一天香香店里来了一位基督徒宣传基督教，香香就说：“俺可不信耶稣，俺全家都学法轮功。”当时那位外地同修也在场，她一听香香全家都学法轮功，这可高兴了，可算找到同修了。其实香香她全家在七.二零以后都不学了，她自己也早不学了，只是心里放不下，还知道大法好，还想学。可是家里人都不学，她没那个环境就没学。

外地同修知道了香香学法轮功，就问香香找学法点。香香就热心的帮助她，最后找到我，我就知道是我应该去拉回香香这一家人了。现在香香的爷爷、奶奶、父

慈悲，是正念，才能调动我们神的一面，我们人的嘴、人的行动在和常人讲真相，破开他们的迷惑、误解，另外空间就是邪灵的灭亡。

胡要来加拿大了，战场已经布好，等待我们大法弟子就位了，一直在国内在家修炼的母亲，要出远门参加讲真相活动了。她对着师父说谢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我差的太远，我要跟上，而我这个老学员在战场中仿佛成了后方人员。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感到我越修越后退了。过去修炼人要修几生几世，还要精進不怠，而我短短十几年就懈怠了。大法弟子是一起下来的，一定要一起回去，对常人，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对同修，我们只有找自己的份。

我悟到每一次事件，我们的心一定要到位，要出神念把握每一次机会。许多常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搞活动，我们要利用每一次机会智慧的讲清楚。胡既然来到加拿大，就要让每一个加拿大人知道邪党的所作所为，也是他们摆放位置的机会，不是我们求得加拿大官员们的支持，而是给他们机会，我们媒体这个讲真相的利器，一定不能只是泛泛的

报活动就完了，要深入进去。海外中国人其实很关心这个事件，我们的活动一定要落到实处，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的同事，对我说，你人这么好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了。我说，如果你的母亲被杀了，被关进监狱，你站出来呼吁，是不是政治？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看着耶稣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站出来？你是不是搞政治？他一时沉默，邪党的谎言就象迷魂药一样，让人们失去理智，放纵自我，而我们的真相就是让他们清醒，让他们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们坚定的心金刚不动，才能正他们的心。而我们的心也是形势发展的根源。

我今天发正念中，感到我自己另外空间的功在往这边冲着，在借助肉身的我把他们释放出来，一切在于自己的心，心一到位，仿佛阀门打开一样，另外空间的邪恶闻风丧胆。加拿大学员，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起来，好好打好这一仗。

个人体悟，种种不足请慈悲指正。

## 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摇

莲子

最近身边的一位同修因病魔迫害突然离世了，由于



是大法弟子最正的事，怎么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那些想法并不是真正的我。

想到这里再盘腿发正念，立刻感到自己无比巨大，发出的正念力可劈山，自己空间场马上就清亮了。

## 就中共邪党头子将来加拿大有感

加拿大大法弟子

中共邪党的头子胡锦涛要来加拿大访问了，从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以来，中共邪党的头目这几年来加拿大都会看到我们的和平请愿，作为弟子而言，虽然来海外不久但也有些麻木了。前天，坐同事车上班的途中，同事跟我说，你看天空真美呀，我从来没看到天空蓝的这么透亮。但奇怪的是，天空一半美的象天堂，一半却乌云滚滚，中间的分界线如此的明显。我抬头看这奇景，突然，想起了神韵节目中的白云仙子，仿佛看到了仙子们正在蓄势待发准备与邪恶作战，这些邪恶就是跟随胡而来的邪灵们，另外空间战鼓已经擂起，而作为人间的主战场，我作为助师正法的一员，却不紧不慢的连盔甲都没穿上，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时至今日，师父以看似肉身之躯，带领大法弟子走到今日，许多弟子如我一般

深陷常人的执著中，执迷于自己的观念，许多弟子都说过，师父比以前老了。但我知道，不是师父老了，是师父替我们老，因为有我这样的弟子仍然在旧宇宙理的框框里爬行。什么叫佛恩浩荡，我曾在梦中看到师父为我喝下了十几层楼那么高的一碗毒药，没有一丝迟疑。我只能匍匐在地，我们弟子到现在还有新老学员之争，还有谁比谁修的好之争，还在回味已经参加的证实法的活动过去之中。我们就象在泥里，在比较谁比谁更干净一些，谁比谁爬的更快一些，我仿佛看见至高无上的主佛把我们泥里捞起放在手心，仔细的把我们身上的泥洗干净，法的威力可以瞬间把我们骨子里焕然一新。而主佛没有这样做，主佛在等待我们从法中领悟到法理，自己去一层层的蜕变，在这过程中互相扶持，引导更多的人走出泥坑。

而这蜕变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如此缓慢，师父在耐心的等着我们，师父为世人承受，才换来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他们堕入无边地狱之前把他们拉上来。我们人世间每一次的活动，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而

我们这边空间的武器是

亲、母亲（都不识字）已在看师父的讲法碟了。我们又在那位外地同修家建起了一个学法点，我和妻子，香香和她哥哥都到这个点上来学法。这一切真是师父在做啊，真是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啊。我还有什么理由对同修冷漠啊，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呢？

## 遇到矛盾修自己

武艺

前一阵子有同修告诉我，女同修 A 也许听到谁说我议论过他们夫妻之间的事，觉得我掺和了她的家事，要找我理论。当时听的一头雾水，继而心中像翻了五味瓶，上下翻腾，忿忿不平。觉得自己平日里在他们这件事上从不轻易对别人议论，认为对他们没有好处，对议论他们的同修也处处维护他们，可是到头来居然把矛头指向我。真是做好事没讨到好。

先生看到我忿忿不平的样子提醒我说：“你刚刚才学了《曼哈顿讲法》怎么就忘了？你在用什么心态在对待这件事情呢？是啊，刚和先生读过的法还在耳边，师尊教导我们：“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

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曼哈顿讲法》）看来，我这关是没过好。

在这件事情面前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情绪？过后，我仔细的找自己这颗心。找出几个大的问题。

1、修口。为什么别人会说议论别人？一定是自己平时修口这方面有欠妥的地方。想想平日里同修坐在一起有时议论别的同修时，自己也附和，无形中加强同修不好的物质，促成整体间隔。不修口，也是自己向内找做的不够，和同修互相切磋提醒的时候太少，没有形成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背后互相议论的习惯大有市场。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应该是最基本要做好的，是修炼的基础，很严肃。所以师父把“修口”拿出来单独讲。我们以后都应该重视这点。

2、矛盾来时用人理评判对错。当碰到矛盾时，首先向外找，用人的观念、人的理去衡量，这个不对，那个不合法的标准，自己还振振有词，有理有据。陷在人的是非当中不能自拔。恰恰忘了对照法理去向内找自己、修自己。

3、证实自己的心。在矛盾面前，自己为什么忿忿不平，第一念头就想为自己辩解呢？无非受不得委屈，觉得自己好，自己对。对别人的好是有条件的，索取回报的。一旦没有得到肯定，就不干了。处处证实自己，那么大的私心，那么强烈的自我，居然还以为自己对别人好。

4、以自我为中心，不拘小节。想想自己平时去 A 同修家，虽然都是有事情找她先生，每次去都只和她先生说完就走了，也没考虑一下她的感受。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没主动和她切磋，交流。我总是出入在他们那个环境，很多时候出现矛盾，都有我的责任。常人都知道拘小节，自己还是一个修炼的人，做的真是太差劲了。

通过这件事，我找出了自己这么多的问题，真的谢谢出现的这个矛盾。《转法轮》中讲“他要不给你制造

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三得。你是个炼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很惭愧，到现在我好像才学会怎么样修自己，也庆幸自己终于找到开启修炼之门的金钥匙，对自己以后修炼的路充满信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 “你们炼功吗？”

飞跃

昨天上午来我家的一位同修，谈话间说起了自己这段时间的不精进，有时甚至还和家人（常人）一起看电视，把学法、炼功放在了一边。问我和母亲（同修）：你们炼功吗？我们也说自己这段时间很忙，没有炼功。虽然每天坚持学法，但也只是象征似的看一看，并不入心，有时甚至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就大发脾气，完全不顾及修炼人的形象了。

下午，又来了一位同修拿周刊和语音真相手机，也说自己这段时间放松了。家里又是盖房，又是做客，还有整天干不完的农活，功也不炼了，午夜十二点的正念也起不来了。之后又问我们：你们炼功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是师父用同修们的口来点化我“该炼功了”！

因为我们这一带是农村，从春耕到现在几乎是没有一天能在家学法的。忙了一天，累的不行，晚上刚学几页法就困的不行，更别提讲真相、救众生了。细想一下农村的大法弟子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晴天有晴天的活，雨天有雨天的活，每天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凑，可对于自己的修炼却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有的同修外出打工、赚钱，早上三、四点就走了，可是让他三、四点起来炼功就犯难了……

写出这些现象是希望和我一样的大陆农村的同修们“该炼功了”！“该精进了”！不能因为“忙”就忽视了自己的修炼机缘，浪费着大法资源——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

修炼的严肃绝不会因为我们“忙”就降低了对我

们的标准，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是一样的，但大法修炼的标准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严肃啊！希望广大农村同修放下人心的执着，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修炼机缘，不要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珍惜时间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悟！

### 纯净心态 正念方可显神威

武艺

这两天虽然立掌在发正念，但感觉没什么效果。似乎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却没有威力。放下腿，很沮丧。

回想这些天发正念的情形，先生为被非法关押同修出去到时没有回来（我们不在一个地区），或者出去学法到点没打电话我。我就担心，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心里设想种种情形，然后为他发“正念”。想到这我吓一跳，我这哪里是正念，完全被情在主导，基点为私。害怕先生有事，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吗？为先生而发正念，真正是为私。忘记自己是要修成为他的大法弟子，自己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清除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存在。怎么能陷在自私的情中，太可笑了。先生做的